

徐持慶《翦茗墨痕》旅遊詩用典論析

余曆雄*

前言

徐持慶《翦茗墨痕》一書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出版，乃作者第四部詩集，選詩五百餘首，分作十五輯。¹ 此書「旅遊篇」編於第十三輯，名曰「偶題鴻爪愧言詩」，從目錄次第而言，此輯作品似非徐氏寄情寓志之要，然卻收錄詩作一百零九首，佔全書篇章十分之二，頗見份量，當不宜等閒視之。徐氏自云：

我寫過很多旅遊詩。本人所寫的全部旅遊詩，均屬於在旅遊景點當場吟詠之作，離開了旅遊地後我就從不動筆補寫了，因此均屬草草不工之作。我曾對自己的旅遊詩下過註腳：「偶題鴻爪愧言詩，急就蕪章乏巧思」²，所成詩作，祇求記下當時的遊踪，多屬即興隨筆的草草之作，因此不敢把它作「詩」看待，遂把這些作品喚成「旅遊筆記」。³

徐氏稱其旅遊詩為「草草不工之作」，筆者才拙，不敢貿貿然品題高下；然而徐氏又言此為「當場吟詠之作」，爾後「從不動筆補寫」，則多啟發筆者之遐想，意有所思。此書所錄詩作，皆自註年份月日，大抵順序編次，較早一首旅遊詩作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，較晚一首作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廿九日。此乃徐氏精彩人生的第六階段作品，「悠遊學術與詩興爆發」時期，⁴ 即景用典，遊罷詩成，尤見徐氏詩情雅意與才學功夫。是此，本文試從借典敘景、取典抒懷、引典議論、書寫自我四個視角，論析徐氏《翦茗墨痕》旅遊詩的用典特色與詩境新意，並就詩壇學界對其作詩用典的討論略陳愚見，以發幽思。

一. 借典敘景

* 余曆雄，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中文系。

1. 徐持慶：《翦茗墨痕》（敲夢軒詩稿第四輯），怡保：Percetakan Bina Jaya，2017。
2. 詩句語出徐持慶〈奉次朱少璋方家〈敬答徐先生〉元韻〉（《翦茗墨痕》，頁147）。
3. 徐持慶：《翦茗墨痕》，頁205。徐氏此前三輯敲夢軒詩稿，亦多旅遊詩作，茲因題旨所限，僅以《翦茗墨痕》「旅遊篇」為論析。
4. 余曆雄：〈徐持慶〈敲夢癡言〉的自我傳記與文學史料之價值〉，《文學論衡》總第25期（2014年12月），頁72。

徐氏《翦茗墨痕》旅遊詩所見遊踪，以中國廣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南、陝西、江西、臺灣、香港、澳門的名勝景點為主，亦情牽南國、獅城的蕉風椰雨，遠遊美國、澳洲的異域風情，攜妻挈子，稱羨人間。徐氏重視生活情趣與文學涵養，遊旅四方乃其近年來的重要生活內容，一遊數個月，但也屢屢面臨出國遠遊與持續創作之間的兩難抉擇。其於《南洋商報》副刊〈商餘·敲夢癡言〉專欄稱，「每星期供稿一篇本不覺有何難度，但倘在出國旅行途中尚需供稿就頗感壓力了」，因此決定暫停定期供稿，其詩曰：「商餘敲夢寫癡言，搦管匆匆逾兩年。」「稿未定期留後續，好教羈旅得安眠。」⁵ 若干個月後，徐氏始得羈旅安眠，又撰〈癡言一夢又重敲〉一文，隨即有詩〈菊興十二首〉，乃於美國德州異域賞菊之作，詩境驚艷一時。⁶ 可見徐氏十分重視旅遊生活的情思樂趣，化而為詩，亦是風情萬種。

徐氏遊覽各處勝地，相關的景觀簡介多已見於導覽手冊或網絡宣傳之中，一般遊人皆可隨手得知該處名勝詳情。徐氏每到一處景觀，常有「當場吟詠」之習，此類「急就之作」多可借助相關典故資料入詩，或以景觀名稱嵌入詩句，敘述遊踪所至與旅途見聞。諸如以下詩篇：

〈澳門媽祖閣古廟〉：媽閣沿江鎮澳城，漁帆露得護航情。琳琅詩遍荒山雅，繚繞煙颺古廟名。⁷（頁205）

〈澳門威尼斯人賭城〉（有序）：濠江賭業冠全球，一座輝煌博彩樓。最是威尼斯美奐，運河殿內蜿蜒流。（頁206）

〈題廬山黃龍寺側三寶樹〉：天王峰夾玉屏峰，古樹千年豈易逢。銀杏單株傍二柳，似迎詩客蘊情濃。（頁211）

〈福建廈門惠安崇武古城〉：崇武巍峨一古城，威軍守護眾倭驚。石雕巧技名遐邇，水滸紅樓栩栩形。（頁215）

〈福建鼓浪嶼〉：鼓浪沙灘亦美哉，日光岩上水師臺。百幢別業呈西式，歐陸風情撲面來。（頁216）

〈廣東懷集縣橋頭鎮燕岩〉：洞裏尋幽把燕看，登爬採摘仗懸竿。蛛人徒手攀千尺，直教心寒膽亦寒。（頁216）

〈廣東懷集縣德慶盤龍峽〉：九曲溪流石徑斜，車隨水動水隨車。飛珠漱壁沖銀練，一峽盤龍竄白蛇。（頁217）

〈山西太原王家大院〉（有序）：依山就勢建高低，大院王家位晉西。畫棟雕樑神欲懾，層樓疊戶路堪迷。朱門自有椽千舍，貧士曾無瓦片棲。華夏民居稱第一，主人福澤與天齊。（頁218）

5. 徐持慶：〈癡夢暫醒言待續〉，《南洋商報》之〈商餘·敲夢癡言〉2012年7月20日。

6. 徐持慶：〈癡言一夢又重敲〉，《南洋商報》之〈商餘〉2012年10月11日。徐氏〈菊興十二首〉次紅樓夢第三十八回詠菊十二首元韻，詳見《翦茗墨痕》，頁181-186。

7. 本文所引徐氏旅遊詩，皆據《翦茗墨痕》，頁205-241。此後凡引此書，只列頁碼，不再出註，以免煩瑣。

〈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〉：一葦渡江嵩嶽臨，九年面壁駐叢林。武功佛學稱雙絕，千載中原傲至今。（頁219）

〈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二首〉（其一）：葬坑迨自二千年，彩繪陶身已不全。栩栩如生兵馬俑，連城價值八方傳。（頁221）

以上列舉徐氏的十首旅遊詩，其作詩技巧主要是將名勝景觀的相關典故渾然於胸，運筆於手，又將旅途聞見託之於詩句，具體而形象，細緻而凝練，讀者幾可換作「臥遊」⁸之想。

徐氏《翦茗墨痕》中的此類旅遊詩不下廿餘首，主要是借助典故資料以敘述寓目所見的旅遊景觀，較少藉之抒發胸懷，此或其自謂「蕪章乏巧思」之意，因此謙稱不敢將之視作「詩」，而喚作「筆記」。上述澳門媽祖閣、賭城、廬山黃龍寺、鼓浪嶼、盤龍峽、王家大院、少林寺、秦俑館等，皆為一時之名勝，徐氏作詩所用的典故，多是早已泛濫於腦海之中，隨手可得而又不失音韻，即見勾勒出景觀的歷史淵源與現場畫面，讀者稍有基本的歷史知識或史事傳聞，便能隨之出入詩句之中，想像旅遊景觀風貌，兼得遊樂與雅韻之美事。

徐氏遊踪主要遍於中國各地，至於遠遊澳洲、美國之際，亦有借典敘景的「筆記」，惟其凝字練句仍是源於中夏故實，兼將異域景觀名稱嵌入詩句，洋酒華觴，煥然形成別調風味的遊踪。例如以下諸首：

〈再訪悉尼〉：紫陌微寒訪澳洲，悉尼秋末尚輕裘。拱橋漾影跨巴岸，貝頂城標傍碧流。（頁234）

〈雪梨奇雅瑪海邊觀賞「湧濤礁」〉（有序）：龐然一石枕濤邊，歷盡滔滔日夕穿。潮蝕中空成狹孔，隆隆竄洞浪颯天。（頁235）

〈澳洲悉尼邦迪海灘〉（有序）：碧海藍天望渺漫，懸崖繞岸一長灘。浪花碎石稱邦迪，濤湧波翻濺白瀾。（頁236）

〈春日遊達拉斯植物園〉：嚴寒雪後艷陽天，紅紫迎風翠靄鮮。櫻蕊杏桃邀客妒，鬱金楊柳和鶯妍。（頁238）

〈哥斯達利加夢幻潮汐酒店〉：桃源風貌孰堪誇？中美哥斯達利加。諸子弄潮潮滌暑，群鷗漱海海為家。市塵暫別歸原野，山水來親伴晚霞。此地華洋雖有別，吉他聊且作琵琶。（頁239-240）

徐氏當時所見「巴岸」（巴拉馬打河岸，Paramatta River）、「奇雅瑪」（Kiama）、「邦迪」（Bondi）、「達拉斯」（Dallas）、「哥斯達利加」（Costa Rica）的異域景色，拱橋、枕石、湧濤、懸崖等，此景雖能誘發作者心曠神怡之感，於遠遊客旅中聊發

8. [南朝梁]沈約《宋書·宗炳傳》曰：「有疾還江陵，嘆曰：『老疾俱至，名山恐難遍觀，唯當澄懷觀道，臥以游之。』凡所游履，皆圖之於室。」所謂「臥遊」乃指以欣賞山水畫替代遊覽之趣。本文此意則以讀者倘若未能親身遊覽景觀，不妨擬以欣賞徐氏旅遊詩，緩解不及遊樂之意。

幽思，但在現實中終歸「華洋有別」，較之中國名勝風貌確有幾番不同。徐氏在詩序或自註文字中對這些中西差異皆有補充解說，繼而將這些異域景觀名稱轉化為典故，借為敘景，為不熟悉異域景觀的讀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識。

在徐氏詩筆下的這些異域景色，具體展現的仍是「紫陌」、「輕裘」、「櫻蕊」、「杏桃」、「楊柳」、「鶯妍」、「桃源」等東方意象，映照出一位傳統東方遊人的西遊筆記。凡此猶若昔日初來南洋的中國流寓、過客詩人對在地景象的描繪，他們以熟悉的中華典故敘述初見的南洋景象，對彼等而言是一種必要的感懷抒情的媒介或管道，除此無以長歌吟詠，此雖不能盡象，但亦意在其中。徐氏詩中已經明言「吉他聊且作琵琶」，作者清楚地認識到此時借助中華典故敘述異域洋景的必要性，這也是須要一種旅遊經驗與創作體會的轉換與結合，嘗試在此刻洋景的吉他節拍中，感受昔日熟悉的琵琶弦音。當然，如果讀者對這些異域景觀或東方意象缺乏基本的文化認知，在閱讀徐氏的「蕪草」詩句中，將是難以進行較深刻的詩意聯想。

二. 取典抒懷

徐氏幼讀詩書典籍，文史學養頗佳，對於傳統詩詞創作中的遣詞用典，信手拈來，悠然自如。自二零零三年，徐氏以六十三歲高齡入讀廣州暨南大學碩士班，由此廣涉四部文獻，兼之訪學與遊歷相得，學術與創作雙修，對中國文史事例與名勝掌故了然於胸，尤勝往昔。徐氏於旅遊景點當場吟詠之際，即景取典，抒發胸懷，如魚得水。例如，徐氏〈紹興會稽蘭亭〉詩曰：「羲之稷帖書中聖，千古毫端仰典型。昔日流觴吾不在，今時黃酒飲蘭亭。」（頁226）自註其遊蘭亭，一時興起，舉觴而盡，旋即被逼即席吟詩；然其不以「昔日流觴吾不在」為憾，而得意於今時蘭亭飲酒，興致勃勃。徐氏另撰〈曲水流觴即席詩〉一文，述此軼事，⁹ 其即景取典，盎然抒懷之意，自得如此。

檢閱《翦茗墨痕》「旅遊篇」，徐氏在遊覽名勝時即景取典之作甚多，尤其江蘇、浙江之遊，多取典自唐宋文人軼事，將昔日典故與在地景色結合，古典今用，相互關聯。今舉其要者如下：

〈西湖二首〉（其二）：杭州三月尚餘寒，煙鎖西湖帶霧看。錦線憑風颺渺渺，紅桃籠雨綻漫漫。詞傳柳譜金雕句，雲掩蘇堤玉漱灘。畫舫迷離猶夢裏，惹來詩思湧如瀾。（頁210）

〈河南開封樊樓說師師〉：佳人唐宋盡堪詩，我到開封說艷姬。節守燕樓關盼盼，霜濃馬滑李師師。（頁218）

西湖天下秀，徐氏前後五度遊湖，淡妝濃抹經迎面，渺渺漫漫皆有詩。題詠西湖之作，當日柳永〈望海潮〉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，「醉聽簫鼓，吟賞煙霞」，極寫士人的遊湖雅興。¹⁰ 西湖十景之首，蘇堤春曉，六橋煙柳，自是遊人旅者不會錯過的景點，趣

9. 徐持慶：《敲夢癡言》（散文集），吉隆坡：文城四意，2014，頁116-117。

10. [宋]柳永著、薛瑞生校註：《樂章集校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，頁169。

聞軼事，轉相酬唱。徐氏直將擷取柳永、蘇軾兩個典故，「柳譜金雕句，蘇堤玉漱灘」，遊湖意境宛若夢境，取典抒懷，揮就成詩，自是自樂其樂。及登開封府樊樓，佳人艷姬，不忍獨說一人，徐氏遂以燕子樓關盼盼為鋪墊對照，襯托出樊樓李師師的風韻，並嵌入周邦彥〈少年遊〉「霜濃馬滑」詞句，¹¹ 城上三更，歸去或不歸。徐氏藉以抒寫眼前挈妻登樓的即景，天賜紅粉佳人，相伴吹笙，細語低聲，呢喃行宿，怎堪不盡題詩。西湖、樊樓的美景畫意，歷代騷人墨客幾已寫盡，今人實在難以超越，況乎旅遊走馬觀花之際，更難有閒暇去敲練詩句文字；對此意境深蘊的景觀，倘若作者不擅運用典故則無以成詩，取典得當則可牢籠前人而又不落俗套。徐氏此二首旅遊即景之作，雖為急就，卻是深得用典抒懷之旨。

揚州瘦西湖，風光亦多嬌媚，不亞於杭州、惠州西湖。徐氏〈廣東惠州西湖〉詩曰：「西湖三地杭揚惠，各領風騷競秀嬌。」（頁227）。又作瘦西湖二首，如下：

〈揚州瘦西湖二十四橋〉：瘦西湖岸柳飄飄，依舊青山水亦迢。杜牧姜夔曾詠盡，今朝廿四我遊橋。（頁225）

〈揚州瘦西湖舟上聽船娘唱小調〉：揚州小調唱舟中，搖櫓船娘亦小紅。一曲乖隆的凍，聲隨棹轉韻隨風。（頁225）

徐氏泛遊揚州瘦西湖，作詩取典則以杜牧〈寄揚州韓綽判官〉、¹² 姜夔〈過垂虹〉、〈揚州慢·淮左名都〉名句為據。¹³ 徐氏詩句所謂杜牧、姜夔「曾詠盡」語，似如世傳李白欲為黃鶴樓題詩，卻為眼前崔顥〈黃鶴樓〉所困而「有景道不得」之嘆，¹⁴ 今人大可不必再弄筆墨，徒然獻醜。然而，徐氏末句卻轉為「今朝我遊橋」，良辰正當其時，意即：雖然作不成好詩，依然不減遊興，留得筆記紀遊，極乎文章之樂，亦是何等美事。第二首詩仍然取典姜夔〈過垂虹〉，續寫泛舟瘦西湖所見情景，船娘熱情地高歌揚州小調，徐氏又將小調歌詞嵌入詩句，不亦樂乎。徐氏欲將自身認作姜夔，眼前船娘則是當年為姜夔「低唱吹簫」的小紅，唱的正是徐氏的「自作新詞」，湖色如故，古今同樂，更是悠哉遊哉。徐氏遊湖作詩，聊將自身的情趣與古人的韻事融於一體，化典於水，手法超卓，倘若去除典故則無以表達遊興要旨，不止無詩，或將索然敗興而返。

浙江紹興沈園乃宋代著名的園林，池臺極盛，墨客題詩不絕。相傳陸游與前妻唐琬邂逅於此，感傷而題〈釵頭鳳〉於園壁，唐琬和詞，沈園的聲名益加顯著；四十餘年後，陸游重游舊地，人事景物皆非，因作〈沈園〉二絕感懷。徐氏遊紹興會稽，有詩三首，沈園其一。其〈紹興會稽沈園〉曰：

垂柳絲絲傍詠樓，壁詞仍舊訴風流。當年不辨情還孝，千古依然說陸游。（頁226）

11. [宋]周邦彥著、孫虹校註、薛瑞生訂補：《清真集校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，頁176-177。

12. [唐]杜牧著、吳在慶校註：《杜牧集繫年校註》第2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，頁545。

13. 陳衍評點、曹中孚校註：《宋詩精華錄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2，頁590。[宋]姜夔著、夏承燾箋校：《姜白石詞編年箋校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，頁1。

14. [宋]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》上冊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，頁311。

關於陸游與唐琬的斷腸愛戀，是「重情」抑或「重孝」，究竟應當如何訴說呢？陳衍評陸游詩曰：「無此絕等傷心之事，亦無此絕等傷心之詩。就百年論，誰願有此事，就千秋論，不可無此詩。」¹⁵ 然而，繼陸游之後，是誰願有此絕等傷心之事、傷心之詩呢？若不由此，又如何得此絕等傷心之事、傷心之詩呢？徐氏紀遊沈園，觸景感傷，自然借取陸、唐戀情為典故，融入詩中，惟仍不盡訴說。徐氏作詩多有自註，然於此詩則未有註釋，當是不知如何代陸游訴說，亦不知當如何自我解說，唯有還託千古，想見當時心緒低徊而深沉。

江南樓臺畫舫名勝尤多，垂柳搖風，煙雨水涯，無處不是觸動詩思與情思的關鍵，徐氏江浙旅遊詩自是不免以此為題材。以下舉例兩首：

〈南京秦淮河〉（有序）：臨河杜牧詠秦淮，畫舫依然泊水涯。商女絃歌無覓處，欲求惟冀夢金釵。（頁230）

〈浙江嘉興南湖煙雨樓〉（有序）：一座南湖煙雨樓，無煙無雨祇汀洲。舊時臺寺今何在？杜牧如知不盡愁。（頁231）

杜牧〈泊秦淮〉中的秦淮河畔、〈江南春〉中的煙雨樓上，¹⁶ 前者金粉樓臺，後者水村山郭，雅韻不同，都是唐代著名的美景奇觀，自古遊人無數。徐氏慕名而來，臨河登樓，舉目卻不見當日的商女弦歌，樓臺內外也無煙無雨，失落惆悵，苦於不知如何自處。翻轉筆下，唯有向杜牧詩句中取典，冀求有夢，將之託為杜牧的無限唏噓，而徐氏自身則跳脫詩外，免去了眼前難以排遣的「不盡愁」，隨之繼續遊程。以上兩處以陸游、杜牧事迹為典故的旅遊詩，徐氏旅遊急就之際，忽遭遊興失焦，思緒茫然，卻能徑將莫名煩惱付還古人，不肯作狀苦吟，在離開景觀之前而詩成，可謂徐氏取典抒懷的獨到之處。

萬里之外，徐氏遨遊大西洋、悉尼獵人谷、華盛頓賞花，身臨異鄉國度，縱是大西洋海域之中，仍是弦歌不絕，暢吟如故。茲列舉〈乘「狂想曲」號遊輪作大西洋八日游〉詩如下：

蒼茫寥廓水連天，物我俱忘浩瀚前。真悟微軀成海粟，幸浮巨舫作游仙。乘風坐愛冰原美，冒冷還尋宇宙玄。狂想曲中瓢八日，妻兒酣敘暢吟邊。（頁233）

上述詩作所記，「蒼茫寥廓」、「浩瀚」、「游仙」、「宇宙玄」等語，尋思取典所自，恰如蘇軾〈前赤壁賦〉「白露橫江，水光接天。縱一葦之所如，凌萬頃之茫然。浩浩乎如馮虛御風，而不知其所止；飄飄乎如遺世獨立，羽化而登仙」之境；徐氏乘風破浪觀賞冰川之美，冒著嚴寒探尋宇宙玄奧，亦若蘇軾與客子泛舟談論「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；盈虛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長」之語。¹⁷ 又〈悉尼獵人谷品酒〉（有序）曰：

獵谷遙思太白風，遠來祇為品樽中。醇醪盍盍迷嘗客，酒滯莊莊競釀功。最是

15. 陳衍：《宋詩精華錄》，頁562。

16. 吳在慶：《杜牧集繫年校註》第2冊，頁517、349。

17. 王水照選註：《蘇軾選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，頁382-383。

罌甌淪混沌，遂教詩句陷朦朧。舌根回味盈觴盡，險醉貪杯一老翁。（頁235）

詩序自云：獵人谷（Hunter Valley）葡萄園，酒莊林立，家家自釀美酒，無限量侍飲，招徠生意。徐氏素來嗜飲貪杯，十年一酒會，寄酒為迹，四十餘載間，品酒近百種，樂此不疲。¹⁸ 適此千種佳釀當前，怎能不激文思，繼而開篇即稱「遙思太白風」，格局恢闊，往下盡是醉言酒語，罌甌混沌，詩句朦朧。此雖不及太白斗酒百篇之境界，但其樽中品味，卻遠非太白區區斗酒可比，玩味新意。另外，徐氏〈櫻花吟〉曰：

櫻花蕊底漫留連，佇立芳叢俗慮蠲。樹樹含英陳素練，枝枝賺句入黃牋。梢頭雲海饒思擷，湖畔妝容最可憐。異域無人顰黛玉，未將落絮悼纏綿。（頁239）

徐氏詠花之作，最愛詠梅，而詠菊用意最深，如今身在華盛頓賞櫻花，枝枝樹樹，別是滋味。此詩前面六句，細寫花我相看，百般姿態。至於西都洋人如何賞花，詩中卻半句不說，僅於最末二句才點出「無人顰黛玉」，實則此際對花纏綿者，大概只有徐氏而已，最後聊取「黛玉葬花」作典故，異鄉賞花僅此一人，猶悼纏綿。

由是可知，徐氏勤於研讀典籍，融會貫通，文思遊筆若行雲，即景取典抒懷，亦不囿於「急就蕪章」之況，惟以誌遊為記。徐氏遠遊異域他邦，情思與詩意也隨之飄洋過海，雖然洋景當前，風貌不同，卻仍向古典文學取典，翻轉玩味，吟罷成章。徐氏其人其詩，書海淵藪，手隨心意，惟其胸懷有志，文思有序，情感有寄，非此或恐難有天成。

三. 引典議論

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，詩歌作品往往被論者賦予豐富多樣的社會功能，尤其是儒家詩教「溫柔敦厚」的教化作用。子曰：「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¹⁹ 詩之「可以怨」是指詩歌對於社會不平之事具有諷諫怨刺的作用。徐氏《翦茗墨痕》第二輯「針砭篇」、第七輯「時事篇」中，亦多諷諫怨刺、議論古今之作，筆鋒所向，擲地有聲，讀之痛快。²⁰ 新加坡國立大學林立博士為書作序，稱之曰「譏切時事，甚得風人之旨」²¹，蓋不虛言。

徐氏《翦茗墨痕》「旅遊篇」，吟詠偶題，其志固不在「議論」「譏切」，然而其於憑弔史事、牽動幽思之際，略有引典議論古今之迹。引證如下：

〈山西平遙縣署衙門〉：衙門縣署迨猶開，弔古尋根探秘來。最是驚心刑迫具，慘無人道一台台。（頁217）

〈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二首〉（其二）：秦王陪葬亦奢然，出土陶兵竟八千。坑俑坑儒同一例，鬻張殘暴罪屍鞭。（頁223）

18. 徐持慶：〈常摩杯底樂如仙〉三篇，《南洋商報》之〈商餘·敲夢癡言〉2011年9月30日、2011年10月7日、2011年10月14日。

19. 程樹德：《論語集釋·陽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，頁1212。

20. 余曆雄：〈詩可以怨：徐持慶《翦茗墨痕》針砭詩論析〉，「第四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，2018.11.02-03。

21. 林立：〈序〉，《翦茗墨痕》卷首。

〈重遊周莊感賦〉（有序）：闊別周莊十七年，原來面目貌非全。水鄉昔日誠淳也，津道今時已渙然。再到雙橋留倩影，重吟一稿誌遊賤。何堪汲汲錢為餌，毀卻當初古樸妍。（頁228）

〈上海世博〉：世博申城動地球，八方場館匯神州。人潮而外無驚艷，嘉許唯稱大運籌。（頁233）

徐氏遊覽名勝之地，因是熟悉景點的歷史沿革，今日得觀殘存遺迹，如縣衙刑具、秦王陪葬品，皆是殘害百姓之罪證，油生戚戚之感，激發議論為詩。至於重遊周莊之作，感觸最深，人文遺產的價值終是抵擋不了商業大潮的壓境，淳樸水鄉的面貌早已不復存在，這又是多少遊人的嘆息與無奈。徐氏對於轟動全球的「上海世博」的遊興觀感，似乎只看到延綿不絕的「人潮」，而毫無「驚艷」的景觀，除了嘉許籌辦單位的大手筆作風之外，其他似乎並無值得博覽之處，遊興也嘎然而止，不留遐想。或稱此類詠史感懷之旨，並不符合遊覽之興，徐氏故於旅遊詩中多不欲作，然而偶見議論詩句，亦是褒貶分明。

四. 書寫自我

中國文學中的自傳作品，自屈原「離騷自敘」、司馬相如「自敘為傳」、司馬遷〈太史公自序〉為始，或全篇書寫自我，或隱約躍然紙上，或突然現身說法，種類繁多，或實錄為傳、虛構為傳、作詩自傳，乃至自撰墓誌銘等，歷代有之，為後世自傳文學或自我書寫的主題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參考。²² 徐氏生平事迹與人生閱歷皆豐富，詩歌作品中也屢見「書寫自我」的踪跡，《翦茗墨痕》第三輯「自紀篇」，尤其彰顯徐氏自覺地以詩自傳的創作動機，而在「旅遊篇」中的相關畫面，亦可見出徐氏如何在旅遊日程中著意刻畫「書寫自我」的內容形象與生活畫面，此與「取典抒懷」的詩篇較偏重於遙思遐想的題旨，略有不同。

檢閱《翦茗墨痕》「旅遊篇」中關涉即景取典而又化用典故書寫自我的作品，計有卅餘首，其中較鮮明地反映出徐氏的老翁自喻、鸛鵲同遊、尋思受業、走入景觀之遊踪，頗可回味玩賞。試析如下：

〈澳門盧廉若公園〉：松堪浣暑添涼意，景足忘機濾俗翁。何事賞心鈎翰墨？太湖秀石透玲瓏。（頁205）

〈登韶關丹霞山〉：丹霞壁陡磴盤纏，舉目彤彤別有天。觀日亭前峰競秀，峰峰笑我已忘年。（頁207）

〈九江煙水亭〉：柴桑點將領風騷，三國周郎當世豪。亭上忽思謀一醉，汲來煙水釀醇醪。（頁214）

22. [日] 川合康三《中國的自傳文學》一書中，將自傳文學中的相關課題分作「與眾不同的我」、「希望那樣的我」、「死者眼中的我」、「詩歌中的自傳」、「我是什麼」等，論述精當，可備參考。（蔡毅中譯本，北京：中央編譯出版社，1999）

〈悉尼獵人谷品酒〉（有序）：最是罌甌淪混沌，遂教詩句陷朦朧。舌根回味盈觴盡，險醉貪杯一老翁。（頁235）

〈香港北角阿鴻小吃品鹵鵝〉（有序）：香江四月訪阿鴻，引至貪饜一老翁。祇為鹵鵝聞北角，故如塞雁趁西風。攜妻挈子人稱羨，橫槩揚歌我尚雄。桌上佳肴涎滴滴，易牙盡顯大廚功。（頁236）

徐氏遊覽澳門公園，景色怡人，足以使人「忘卻機心」，其典取自《列子·黃帝》「鷗鷺忘機」、蘇軾〈八聲甘州·寄參寥子〉「誰似東坡老，白首忘機」之語。²³ 童心忘機易得，人生幾番歷練而機巧之心漸生，老翁忘機猶難求。徐氏遨遊九江，流水悠悠，憶得東吳周瑜英雄豪氣，如何尋思與之一較高下呢？徐氏竟想直取九江煙水釀製醇酒，這等豪氣恐怕周瑜也自嘆不如。然而，煙水亭釀酒畢竟是想像之詞，而獵人谷品酒則是千真萬確之事，徐氏不止老翁貪杯，所作詩句也醉意朦朧，無以復加，直如柳宗元於永州西山「始得」之遊，悟以愚人自居，自愚愚人，乃至「凡為愚者莫我若也」。²⁴ 至於徐氏諸詩化用典故自喻老翁，莫過於丹霞山上諸峰笑問忘年，春秋若干，似與諸峰比歲，「老去其能奈我何」，「夕陽在我亦朝陽」²⁵。貪杯之餘，徐氏竟又貪饜，「阿鴻小吃」究竟是何美味，竟然喚出魏武橫槩助興、「易牙」²⁶ 入廚獻功，倘非天下貪饜之輩何以至此。

徐氏鵝鰈情深五十年，無論出遊遠近，必定攜手同行，不羨神仙，共遊點滴，屢誌於詩。²⁷ 試析如下：

〈登華山北峰與內子若梅論劍〉：層巒禿壁雪初融，身在華山萬仞中。今日夫妻無別事，北峰論劍顯神功。（頁221）

〈廣東惠州羅浮山黃龍仙觀〉：仙霧氤氳撲面來，黃龍仙觀漫徘徊。登山今日尋仙迹，為訪梅仙更挈梅。（頁227）

五嶽之顛，華山險秀為勝，自金庸《射雕英雄傳》而有論劍之說，至今旅遊業繁興，北峰更有論劍之壁，為老少遊客必到的打卡景點。論劍是為鑽研武學，然而武林之輩的資質、造化各不相同，成就各有落差。徐氏伉儷素未習武，今日別無他事，悠遊自樂，來此北峰提劍作姿，拍照留念。徐氏詩句化用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典故以書寫自我，不知是否郭靖、黃蓉之喻，俠情詩劍一生。及遊黃龍仙觀，天然風景佳勝，泉水奇石，松樹千株，多不勝舉，徐氏卻獨取明月寺前的「梅花故地」，傳為隋代趙師雄與梅仙歡飲醉臥

23. 楊伯峻：《列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，頁67-68。王水照：《蘇軾選集》，頁319-320。

24. 高文、屈光選註：《柳宗元選集·愚溪詩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，頁168-169。

25. 徐持慶：《敲夢癡言》，頁46-49。

26. 曆雄按，易牙乃春秋齊國人，桓公寵幸近臣，用為雍人，擅長調味，烹飪技藝高明，廚藝界稱作祖師。據司馬遷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及張守節《史記正義》引顏師古語，曰：桓公稱「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」，後遭管仲逐之；管仲卒，桓公召回易牙，後卻相繼作亂，齊國由此而衰。（《史記》第5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，頁1492-1493）易牙敗德，殺子以烹，以之盡顯廚功，用此為典或有爭議。

27. 徐持慶：《敲夢癡言》，頁12-15。

之處，²⁸ 遂稱登山是為尋訪梅仙，實則末句「更挈梅」始是全詩的點題之筆。²⁹ 意即：此番攜妻若梅同遊羅浮山，尋訪梅仙，挈梅訪梅，真不知究竟是為何梅，而徐氏則為趙師雄矣。徐氏以「此梅」喻「彼梅」，語帶雙關，古典今事，即景即見，可謂熟悉景點的掌故，更是鸞鶴情深相知。

徐氏在廣州暨南大學讀碩時期，屢有出遊之舉，遊踪所及，亦多尋思前賢問學、師門受業諸事。試析如下：

〈陝西扶風法門寺〉：舍利珍藏佛地宮，法門寺內盡精工。聞經淨苑如聽課，我到扶風憶馬融。（頁222）

〈九江白鹿書院仰朱熹〉：碩儒聖澤萬年青，一代宗師仰典型。白鹿書齋擬受業，紫陽殿府仿聞經。全情授道朱夫子，矢志培材丹桂亭。千古口碑傳不歇，周程³⁰ 何幸列門庭。（頁212）

扶風法門寺地宮珍藏出土文物，精工考究，舉世聞名，慕名而來瞻禮參觀者，不計其數。徐氏遊法門寺，於淨苑中聽得釋子誦經，裊裊繚繞，腦海裏湧現的卻是東漢儒門高堂講課的馬融（79-166），懸掛絳帳，一眾弟子聽課，自己也彷彿置身其列，次第教益。徐氏遊白鹿書院，景仰朱熹（1130-1200）碩儒風範，擬想自己若能像宋代諸生於紫陽殿親聆夫子講經，成為登堂入室的受業弟子，何其幸哉！遊罷九江返暨南，適逢業師與同門邀宴共敘，酒酣之際，即席應邀題詠，遂賦一詩助興，³¹ 曰：

〈敘舊〉（有序）：蒙邀敘舊樂盈盈，感我師尊萬斛情。幸拜元詞河北趙，等隨宋學洛陽程。（頁94）

末句「洛陽程」即是上引詩句「周程」中的程顥、程頤兄弟，「河北趙」則是徐氏的業師趙維江教授。前首詩篇為旅遊景點當場吟詠，此首則為師門共敘即席吟誦，皆是急就之作；〈敘舊〉後二聯，今典遙應古典，嚴謹工整，比對得體，遂成師門美談。

徐氏勤於典籍，敏於思考，擅於應變轉換，其急就之篇雖然未暇多作思考，但卻仍能選以較精準的典故「書寫自我」；詩中無論是刻畫忘年老翁、貪杯老饕、深情鸞鶴或師門受學的多元形象，皆能揮灑自如，才性與學問的互動結合，展現出較優勝超卓的表現手法。這種情況在馬華漢詩的創作群體中並不多見，不擅用典的作者多不能及此，不熟典故的讀者亦不能明此，確為我們在創作與閱讀馬華漢詩方面，提供一個較具伸縮性的學習與思考空間。

28. [唐] 柳宗元撰、曹中孚校點：《龍城錄》，《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》上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頁141。

29. 徐氏詠梅詩篇，多及妻子若梅，此為一例。另詳徐持慶：〈內子與詩〉，《南洋商報》之〈商餘〉2017年6月3日。

30. 曆雄按，周敦頤（1017-1073）、程顥（1032-1085）為北宋思想家，徐氏詩句將之列於南宋朱熹門庭受業，疑是取典有誤。或曰，此句乃說朱熹何幸列於周、程門庭。然而此詩是為讚頌朱熹碩儒與書院授道之功，倘若末以朱熹得列於門庭為幸，則詩意與語意全皆不類。

31. 徐持慶：《敲夢癡言》，頁82-83。

五. 作詩用典的爭議

〈詩大序〉曰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。」「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。」³² 大自然的變化牽動著萬事萬物的盛衰，繼而觸發人心情感的波動，激發為志為詩。這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的「詩言志」說，用於今時今日的漢詩創作動機，仍有可資借鑒的空間。《詩》「三義」曰：興、比、賦。這是傳統詩歌的三種表現手法，諸家詮釋雖有不同，大抵相去不遠。如果結合「詩言志」與「三義」之說，作者必然須要善於運用典故，精於敲練詩句文字，其詩歌作品始能達於「文盡意餘、因物喻志、直書寓物」之境。

在馬華漢詩的創作群體中，徐氏的「作詩用典」是一個頗具獨特魅力的現象，學界與詩壇中亦有不同的看法，或以用典繁密而失於詩旨，或以冷僻用典而知音者稀，或以才學兼備而讚譽有加，故於「作者、讀者、論者」之間產生較大的爭議。例如，辛金順撰文曰：徐持慶「對寫古典詩的技藝和修養操作，可謂相當嫻熟，而且其詩律對嚴整，詩風典雅」，「許多都用上典故，甚至一些詩，無一句無來歷，使不熟典故者，讀其詩而深感有隔」。³³ 放然〈再贈徐持慶詞長〉詩曰：「亦師亦友徐前輩，用典詩壇第一人。博學如君椽筆健，隨心寫出感情真。」³⁴ 江寶釵撰序曰：「我們也讀到了若干典故，描寫的地景也十分古典化，這些顯示了徐先生的功力，也引來未能本土化的質疑。」³⁵ 林立撰序曰：「或謂丈人定居南洋，而所作多援中夏故實，與本土意識相去甚遠，此亦皮相之見焉。前人用典，類多借古諷今，苟執其原意，而不諳所喻，則與刻舟求劍何異？」³⁶ 若然如此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「作詩」與「用典」的關聯呢？

鍾嶸《詩品》乃是較早論及這個詩學問題，茲且據此切入討論，以資啟發思考。鍾嶸認為「作詩用典」的爭端肇始於南朝劉宋，迄於齊梁而弊端叢生。其曰：

夫屬詞比事，乃為通談。……至乎吟詠情性，亦何貴於用事？……觀古今勝語，多非補假，皆由直尋。顏延、謝莊，尤為繁密，於時化之。故大明、泰始中，文章殆同書抄。近任昉、王元長等，詞不貴奇，競須新事。爾來作者，浸以成俗。遂乃句無虛語，語無虛字，拘攣補衲，蠹文已甚。³⁷

鍾嶸認為，詩歌的作用主要在於吟詠性情，作詩須要遣詞練句、運用題材，此為一般的文學通論，但是，時人為何卻要強調「貴於用事」呢？鍾嶸指出南朝詩壇的三種現象：一、宋孝武帝至明帝時期（457-471），顏延之（384-456）、謝莊（421-466）等「用典

32. [漢]毛亨傳、[漢]鄭玄箋、[唐]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正義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頁6、10。

33. 辛金順：〈鏡像的誤認——論獨立後馬華舊體詩（1957-2007）的創作現象〉，「第二屆東亞漢詩國際學術研討會」論文，嘉義：國立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，2016.12.11。

34. 徐持慶：〈放然方家連番贈詩，賦此以酬〉（附放然原詩），「敲夢軒部落格」貼文（<http://qiaomengxuan.blogspot.my/2016/10/>）。

35. 江寶釵：〈序〉，《翦茗墨痕》卷首。

36. 林立：〈序〉，《翦茗墨痕》卷首。

37. 王叔岷：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2，頁93、97。此後凡引此書，只列頁碼，不再出註，以免煩瑣。

繁密」的代表詩人，推波助瀾，過度用典，作詩幾同抄書；二、齊武帝時期（483-493），任昉（460-508）、王融（466-493）等「新派用典」的代表詩人，作詩不以創新為貴，卻競相追求新奇用典；三、齊梁當前的詩歌風氣，強調句句用典，全無己意，詩人缺乏才性，只是賣弄學問而已。

鍾嶸《詩品》將顏延之、任昉詩列在中品，褒貶參半；謝莊、王融詩則在下品，評語簡略，未見個性。鍾嶸評顏延之詩曰：「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，動無虛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彌見拘束。雖乖秀逸，是經綸文雅才。雅才減若人，則蹈於困躓矣。」（頁267）鍾嶸評任昉詩曰：「昉既博物，動輒用事，所以詩不得奇。少年士子效其如此，弊矣！」（頁306）鍾嶸批評顏、任詩歌的共同缺點，即是作詩用典而產生弊端，「喜用古事，彌見拘束」，「動輒用事，詩不得奇」。顏詩缺乏清新自然之意，如果「雅才不足」者仿此用典方法，將容易陷入窘迫之境；至於詩力尚淺的年輕詩人，仿效任詩的用典方法，恐將衍生更多的流弊。南朝詩人之中，唯有謝靈運（385-433）詩被鍾嶸列為上品，稱為「元嘉之雄」，其評曰：

嶸謂若人，興多才高，寓目輒書，內無乏思，外無遺物，其繁富宜哉！然名章迴句，處處間起，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。（頁196）

鍾嶸認為謝靈運的詩才高妙，思路敏捷，沒有不可入詩的題材，而謝詩多用典故，「麗典新聲」，卻能符合「清濁通流，口吻調利」的聲調之美，既見天才又富學問。

其實，南朝詩人作詩用典的普遍風氣，正是源於南朝社會日趨重視知識的學風，³⁸繼而應用於各個生活領域，包括部份文人以學問作詩的創作方法。由是觀之，作詩用典只是一般的創作通論，無須刻意強調或過度重視，只是許多詩人「雅才不足」而又片面發揮用典手法，忽略了「吟詠情性」的主導作用；而像謝靈運那般「興多才高」、「麗典新聲」的詩人太稀少了，縱如頗具才情與學問的顏、謝、王、任諸君，也未能準確把握「作詩用典」的手法，更遑論創作水平較低的其他詩人。

回看前述徐氏作詩用典所受到的爭議，其〈放然方家贈詩中對我有句謬譽「用典詩壇第一人」，和此以酬〉曰：

典入詩中非炫典，典隨筆落不由人。平鋪故實皆宜用，最要毫端意境真。（頁85）

我們不難發現，徐氏與鍾嶸都不認同「貴於用事」的作詩方法，而徐氏的「作詩用典」往往是「典隨筆落」，並非刻意炫耀學問。無可否認的是，徐氏的「典隨筆落」正是源於自身才情與學問的結合，尤其勤於文獻典籍而積累的相關知識，更是「用典第一人」的關鍵因素。徐氏的許多詩篇都透露了長期積累知識的努力，如〈山居即事〉「近來底事稱心最，通史漫翻鑑古今」（頁73），〈暨南行〉「此行不為爭強計，卻為窮經上暨南」（頁88），〈窮經〉「漏斷卷猶開，窮經亦快哉」（頁90），〈夜誦〉「四處夜蛩

38. 胡寶國：〈知識至上的南朝學風〉，《文史》2009年第4輯，頁151-170。

鳴北苑，三更燈火誦東坡」（頁90）〈暨大第二年始業試筆〉「挾策祇因求悟道，執經豈是為封侯」（頁91），〈讀王靜庵〈浣溪沙〉詞有感賦此〉「坐擁群經樂暨南，欲窮萬卷笑心貪」（頁92），〈收穫〉「學海縱橫求一博，典叢沉浸戰千軍。研經埋首三年課，賦卷雕心兩論文」（頁98）等。學問無天成，自是勤中來。徐氏素來勤奮好學，讀碩期間「通史漫翻」、「窮經快哉」的寫意點滴，又有「求一博、戰千軍、三年課、兩論文」的豐碩收穫，努力地、認真地將才情與學問融於一身，作詩用典，典隨筆落，遂得行雲流水之效，成為馬來西亞詩壇與學界備受矚目的詩人，信是有因。

回應徐氏旅遊詩的用典情況，雖稱「急就蕪章乏巧思」，然其即景取典，或敘景抒懷、議論古今、書寫自我，皆是現場揮寫而成，歸來不復補筆。此與許多作者在引典入詩之際，屢作顰眉蹙額、迷思苦吟之情態，或是檢書索典、雌黃改竄之狀況，仿如鍾嶸所評南朝詩人「貴於用事」的弊端，兩者的表現手法確有根本上的差別，況且並非徑自堆砌典故即可成詩。前述徐氏用典精到，能夠勾勒出旅遊景觀的歷史淵源與現場畫面，而引領讀者作臥遊之想，或是湖光山色當前，牢籠前人而不落俗套，宛如化典於水；倘若去除此法則無以表達遊興要旨，不止作詩無成，亦將索然敗興而返。

至於應當如何改善論者所謂讀者「不熟典故」而對徐氏詩歌「深感有隔」的情況呢？所謂探本尋源，因其「迹」而求「所以迹」³⁹。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之中，包括學界、教育界與詩壇人士，多未接受傳統的中華學術訓練，亦鮮有勤於爬梳文獻典籍，此為馬華讀者普遍「不熟典故」的重要原因，並非徐氏的作詩用典而使讀者「深感有隔」。實際上，作為有意於閱讀漢詩的讀者，都須要自我配備一定的文化條件和承擔相應的義務，勤學博雅，使之達於「熟悉典故」而「通暢無隔」，提升整體的知識水平，如是善哉。

結語

徐持慶「偶題急就」的旅遊詩，是為當場吟詠之樂，不作事後補寫，即景作詩，遊目之間仍多用典，或述景抒懷、議論古今、書寫自我，雖非徐氏真正的寄寓情志之作，但仍可見其詩情雅意與才學功夫。徐氏作詩用典的情況，確曾引發討論與爭議，然經本文上述的梳理與論析，其「典隨筆落」確為有因，去除此法則無以表達遊興要旨，無此法則詩不成，形成獨具魅力與特色的個人風格。這種創作現象固非人人都能夠如此，也不必人人皆如此，更不必強求徐氏與眾人相同。倘若讀者、論者能夠不作自我設限，不因不熟典故而將徐氏詩作束之高閣，嘗試多加體會，無執偏私，進而激發幽思，通達考量，如是持之以往必可多得。 □

39. 《莊子·天運》曰：「六經，先王之陳迹也，豈其所以迹哉！今子之所言，猶迹也。夫迹，履之所出，而迹豈履哉！」